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十回 叩仙壇乩盤藏隱語 遁禪門蠹婢露真言

話說甄寶玉同了寶玉走出門房，來至園內，見樓台庭榭、山樹坡塘，雖不及大觀園規模廣闊，而溪徑亦頗幽曲。因寒冬並無花卉點染，只有幾樹梅花與翠竹、青鬆交相掩映。一路留心觀玩，走進一座院落，是甄寶玉常在此間坐臥之處。室中簾幔鮮妍，鋪陳富麗，比自己怡紅院各有出奇制勝之妙。二人就坐，敘談未久，早有小廝來回：「擺飯的時候了。」甄寶玉便命傳飯，一時杯盤迭晉，海錯山珍。其主賓之款洽，及下人趨躄伺候之節，俱不瑣述。飯罷，進盥送茶畢，便有兩個家人媳婦進來，一個拿一頂嵌鑲八寶紫金冠，連著攢珠金抹額，一雙烏緞粉底朝靴；一個拿一件雲龍大紅袖的箭衣，又一件鎖金天青緞掛穗褂，一條長穗宮繡，請寶玉更換。甄寶玉瞧他頭上光光的，心想光著頭怎好戴金冠？既不戴冠，便不配穿這些衣服了。便向那兩個媳婦道：「你們剛才沒有瞧見嗎？靴子留下，把金冠、衣服拿去，另換一套來。」寶玉聽說，忙止住道：「不用去換，實不瞞大哥說，兄弟出家原為一件不了夙願。如夙願不了，此身便返紅塵，這一輩子不過做一個僧不僧俗不俗的野人。那一領袈裟，斷乎不肯拋撇，只管去回老太太說兄弟已經穿上就是了。」甄寶玉笑道：「二哥在這裡，保不定時常要請到裡邊去見個面兒，這謊如何扯得去？」一面叫小廝把冠帶等物接過放下，叫兩個媳婦去回老太太，只說把東西已經送在這裡，別多說話。我明兒見了老太太，自有話講。那兩個媳婦子答應了，只是笑嘻嘻的站著不走。甄寶玉問道：「你們還有什麼話？」那一個媳婦便走近幾步，湊著甄寶玉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。甄寶玉便笑向寶玉道：「家祖慈的意思，因二哥在家離不開女孩子們伺候，家祖慈把自己屋裡的人挑了兩個，又恐二哥嫌他們不是自己使喚慣的人，未必合意，可要叫他們出來，二哥切不可見外。」寶玉忙站起身來道：「蒙老太太過於疼愛，把兄弟當作自己的孫兒一般看待，實在感激萬分。兄弟先前這小孩子脾氣，近來已改過了。如今出家一事，雖沒有成功，而禪心已似沾泥絮，便茅庵草舍也可止宿掛單，況住在這樣明窗淨幾的所在，又有尊價們在此何應，已極妥當安適，再不敢費老太太的心。」甄寶玉聽說，知是實情，便叫那媳婦自去回覆。寶玉又躬身致意說：「明兒見了老太太親自叩謝。」當下兩個媳婦回身便走，私下自有一番議論。

這裡甄、賈兩寶玉又談了一回，知甄寶玉已領鄉薦，彼此問及年歲，又是同庚，於是分外親熱。說話間，早已掌燈時分。

寶玉也知甄寶玉脾氣，大概與自己相同，讓他自便，甄寶玉告辭進內。

寶玉一個人靜坐，想到剛才進園來，為什麼這些路徑好像曾經到過，恍然記起從前夢游之所，醒來還對著鏡子裡的影兒叫喚自己名字，連甄老太太屋子裡的丫頭，有兩個面熟，在夢裡頭叫我臭小子似的。可知夢中所見，非盡幻境無憑。這麼想起來蒲團打坐時看見林妹妹來，說他沒有死的話，竟有幾分可信。便向小廝問道：「你們可知道這裡有林老爺家？先前做過鹽運司的。」小廝答道：「這裡左近姓林的宦家很少，離這裡二百多里，揚州城裡有一家姓林，聽說是做過布政司的。他家有一位小姐，乳名黑玉，不知就是那一家不是？」寶玉想道：

「我姑爹歿於鹽運使任所，並未升轉藩司。聽紫鵲說過，林妹妹家再沒有出仕的人，莫非另是一家。」隨把『黑玉』兩字揣摩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『黑玉』二字不雅，如何取名？」便用指頭向舌尖濺濕在桌子上寫了「黛玉」二字，指與小廝看道：「可就是這兩個字？」那小廝看了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不是叫黑玉嗎？」寶玉笑了一笑，也不與小廝校正。心想：「閨名黛玉，本來就少，又是姓林，這位小姐竟像林妹妹了。才說做布政司，是他錯記的。」忙又向小廝問道：「你為什麼知道他家有這位小姐呢？」小廝道：「因為我家哥兒去求過親，所以知道。」寶玉著急問道：「親事說成了沒有？」小廝道：「說也古怪，不知為什麼緣故，聽見我家哥兒去求親，倒像前生有仇恨一般，一口就回絕了。聽說我們老太太又寫了書子到京裡去，叫老爺另央媒人去說呢。」

寶玉聽了小廝的話，呆呆的想道：「聽他講起來，不是林妹妹是誰？為什麼家裡人都咒他的？可笑襲人，我在他跟前這樣盤問，瞞得我緊緊的，不肯露出一句話出來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老太太，也從沒提起林妹妹回南的話。怪道那一天到瀟湘館去，只是空空一室，並沒見棺柩停在裡邊。虧此大荒山一走，得了些消息，不是死過的林妹妹沒有死，竟是我這一個活活的死人，到如今才弄活在世上了。難怪林妹妹恨著我，所以甄家去求親，提了寶玉的名兒，他就生氣。但除了寶玉之外，還有不叫寶玉的，倘不是寶玉去求親便允了，怎麼樣呢？」又轉念道：「林妹妹待我的光景，我也看透了，決不至有意外之事。且等明兒問准了甄大哥，再作計較。」當下打發兩個小廝自去安歇，便和衣躺下，一夜左思右想，直至雞唱五更，朦朧合眼。

一覺醒時，已見紗窗日上，忙起身來，早有小廝伺候。盥洗畢，甄寶玉已進來了，二人讓坐，略敘幾句套言。甄寶玉道：

「早上請安家祖慈，已把二哥昨兒的話回過。叫問二哥有什麼不遂心的，只管請說，切不可隱瞞。況且，兄弟同二哥同名、同貌、同歲、同年，也算得古今來絕無僅有的好兄弟了，何妨一傾肺腑？」寶玉心上盤算道：「他既有求親一事，何不趁此道破，止其再生妄念。」便道：「既承關切，實不敢瞞兄，弟總角之年，與林舍表妹見面，即如舊識重逢，共櫛聯牀，勝若同胞兄妹，稍長雖避嫌疑，而花朝月夕，擊鉢飛觴，性情倍淡。

雖未曾稟知堂上的，而上下人等都猜透老太太心事，為我兩人團聚。哄然一傳，已入舍表妹之耳，不料兄弟在病中變生意外，另締姻緣，故有此逃禪之舉。」甄寶玉不等說完，拍手笑道：「兄弟明白了。」當下也把求親不允一事，直說了出來，又道：「如此，請二哥把這衣拋度水田，此願斷無不遂的。兄弟就去把這件事回明老太太，明日這裡便替二哥去說親，且慢打發人進京，等姻事說定了，好到尊府去報個雙喜信兒。」於是甄寶玉回明了甄母，派人到揚州林府，去替賈寶玉求親。寶玉才安心住在甄府不表。

講到祭國府裡，自從走失了寶玉，連日忙亂。這一天，探春在寶釵屋裡說起問卜求籤總無准信，探春道：「我記得二哥哥失了玉，請妙師父扶乩，乩上寫出來的話頭，總像找不見的，到底沒有找著。我何不去煩他討個信兒？」寶釵搖頭道：「頭裡我回家去了，也沒瞧見寫的什麼，總是仙機秘隱，須過後好詳。況且，妙師父這個人清中帶僻，這會兒去求他，休保定不推辭。」寶釵話未說完，襲人在旁接口道：「奶奶的話不錯，先前我求那大姑娘去的，那大姑娘回來說作了許多難。四姑娘倒和他好，不如求四姑娘去走一趟。」說著，起身便走。探春叫住他道：「你住著，我找四姑娘去。」探春便往蓼風軒去，見桌上爐內點著一炷藏香，小小一方端硯靠著手爐旁暖氣，臨的一筆靈飛經小楷，在那裡抄楞嚴經。見探春進去，便攔了筆連忙讓坐。探春道：「這樣天氣，你不怕手冷，盡在這裡用功。」惜春笑道：「閒著沒有事，不過借此消遣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可知二哥哥出去了還沒回家呢。」惜春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請老太太、太太儘管放心，二哥哥就有信息的。」探春道：「有了信息就好，你知道二哥哥就有信息，這會兒在那裡呢？」惜春微笑道：「他在那裡，我如何指得出來！」探春道：「但願早一天回來就好，怕老太太先攔不住。我這會兒來找你，也不為別的，要你去煩妙師父扶乩。倘蒙仙機指示得個早回來的喜信，合著了你的話，去告訴老太太、太太，也好寬寬心。」惜春道：「既是相信扶乩，這是不難。姊姊在這裡坐一坐，我去了就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且回去，停會兒有了，你抄一紙叫彩屏送來。」說著，出了蓼風軒，自回秋爽齋去。惜春帶了彩屏，徑往櫳翠庵來找妙玉。剛近庵前，見妙玉一個人，站在紅梅樹底下看花，回頭見了惜春，便笑道：「今年天氣冷的早，節令沒到這時候，四姑娘才幾天沒來，你瞧，這幾樹梅花都已衝寒開放了。我也今兒見老婆子折了一枝進去，才瞧見，第一遭出來步步，恰好遇見你來。正是春在枝頭已十分，想是你也為尋春來的。」惜春微笑道：「我卻不為尋春而來，倒為尋人而來的。」妙玉道：「我這裡輕易沒有人來，你要找誰？」惜春道：「並不是到你庵裡找人，因為我家二哥哥出門走了，沒處找尋，要煩你扶乩呢。」一面把緣由說明，妙玉聽說，不覺神色一變，呆呆怔了半晌，才讓惜春進庵，徑至妙玉房裡坐下。妙玉道：「這件事，要神清氣爽的時候才好，這會兒晚了，明兒清晨起來扶罷。我這裡沒有個副手，明兒須得煩你再走一趟。」惜春道：「這是我來煩你，怎麼倒說煩我起來！」妙玉一時臉泛紅雲，無詞可答。惜春便與說了幾句閒話，小鬟因惜春到妙玉處無事，每每要下一兩盤棋才回去，便不等妙玉吩咐，隨手送了棋盤過來。妙玉忙叫取開道：「今兒可不下棋。」惜春略坐一回，起身出庵，徑回自己屋裡。過了一夜，因恐賈母掛念，一早起來，梳洗完時，用了些點心，帶了彩屏便往櫳翠庵來。

那知妙玉起身更早，已經設好乩壇，諸事停妥，專等惜春過去。惜春便向爐內添了香，虔誠禱告，和妙玉兩個人左右站立分持。少頃，沙盤內龍飛鳳舞的顯出一個字來，妙玉隨看隨記。乩停，和惜春說道：「我念你寫。」惜春早在盤內看明，便在桌子上書匣底下取了一張紙，提筆寫就。從頭念了一遍，點點頭道：「怕他們看起來未必能詳解呢。」妙玉道：「還要管他們能解不能解，你心上明白就是了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不比你，第一，為的是老太太不放心。」說著，便叫彩屏道：「你把這字貼兒送到三姑娘那裡去，就說是今兒妙師父乩的句語，詳解起來，寶二爺不久就回來，請老太太、太太不必著急。記清了，快去！」彩屏應著走了。妙玉讓惜春到臥室內，惜春望桌上一瞧，道：「好應時景，早供上折枝了。」妙玉道：「今兒咱們弄一個早局。」一面命小鬟端過楸枰，與惜春對局不提。

且說彩屏到探春處，告訴了惜春吩咐的話，探春便帶這字貼兒要往寶釵處。才出屋門，遇見邢岫煙也要去看寶釵，因聞得這幾天薛姨媽有病不過來，他和寶釵是素日常敘的好姊妹，不必避忌，所以過去走走。便笑問探春：「拿的什麼字貼兒？」探春道：「就為二哥哥的事，又去煩妙師父乩呢。」說著，把乩判遞給，岫煙接過看了一看，也不說什麼，仍還了探春。

二人出了園門，來至寶釵屋裡，見宮裁、熙鳳都在，大家讓坐。

探春先告訴了惜春的話，然後把字貼兒遞與寶釵。李紈也過來同看著，念道：

喜重重，恨重重，翻覆情緣轉眼中。邯鄲未醒黃梁夢，月方西墜去，花謝一年紅，冬寒雪凍莫尋蹤。

寶釵看畢，便一手放在桌上道：「我不懂，四丫頭是怎麼樣詳解的？」襲人忙走過拿與岫煙道：「請姑娘看看詳詳，到底怎麼樣的？」岫煙笑道：「我見過的了，仙機玄奧，委實解不透呢。想來四姑娘常和妙師父講究這些，他說的自然不錯。

「探春道：『別管詳的是不是，且把四丫頭的話告訴老太太、太太聽了寬寬心，底下再看罷。』探春說著，先自走了。李紈、鳳姐、岫煙又坐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

這一天，李宮裁、王熙鳳都在王夫人屋裡閒話，鳳姐眼光早瞅著林之孝家的站在院子裡拿了幾件東西，似要進來又不敢進來，只瞧著鳳姐眼色。鳳姐心靈早已猜著八九分，便丟眼色叫他不要進來。那知王夫人已經看見鳳姐臉上神色改變，兩眼對著院子裡搖頭示意。王夫人便問：「院子裡是誰？為什麼鬼鬼祟祟的不進來？」林家的答應了一聲，慌慌張張要把手裡東西遞給院子裡站的老婆子。鳳姐忙叫道：「快拿進來回了太太罷。」

林家的走進屋裡，都睜著眼，見他手裡拿的就是寶玉那一天穿戴出門的衣服、靴帽，還有一股漆黑的頭髮，梢上帶著素日墜的紅絲結，束一串四顆大珠，不待林家的開口，王夫人接過手來細細一瞧，不問情由，便嚎啕大哭，道：「不料他竟去走了這條路了。」李紈、鳳姐在旁，再三把王夫人勸慰。一面問林家的道：「如今既然有了這些東西，到底人在那裡？這東西又是誰送來的呢？」林家的道：「這些東西是在焙茗手裡接來，焙茗說是一個賣柴的鄉里老兒送到門上，只說了二爺在什麼大荒山青埂峰出家一句話，那老頭就走了。」鳳姐跺腳罵道：「好糊塗混帳羔子，難得有這個人送了東西來，正好著落在他身上跟究寶玉的下落，怎麼就把這個個放走了呢？」林家的又回道：「剛才奴才也問過這句話，焙茗說門上接了東西，正要把他擒住，那老頭兒肩上還挑了一擔柴，回身飛跑就走。門上好幾個人趕上去，才轉得一個彎，老頭兒便沒蹤影了。一時想起他來，挑的那一擔柴，都是青枝綠葉的。現在深冬時候，那有這青綠樹枝，知道這老頭兒有些古怪，料趕也趕不著，只得回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聽他們的搗鬼，快叫趕去，捉不著仔細他們的腿。」林家的只得應了一聲「是」，趕忙出去吩咐。李紈道：「這會兒再去趕那個人，想來走遠的了。既有這個所在，不如打聽確實了，叫人找到那裡去，自然也找著了。

「王夫人搖頭道：『這個地名，想來也是一句渺茫的話，找也白去找。我橫豎不要這孽障的了。就只苦了寶丫頭，早知道這樣，先前不如一頓板子任憑他老子打死了他，也不至帶累人家女孩兒白受委曲。老太太還把他當命根似的，一天好幾趟叫人來問信，叫我怎麼樣去回老太太呢？』話未說完，只見鴛鴦急急的跑進屋來，正要開口，見炕上擺著這些東西，王夫人淚痕滿面，李紈、鳳姐都站在旁邊，用手帕子拭眼淚。鴛鴦也看出些來蹤，只得呆呆站著。王夫人便問道：『老太太又打發你來問寶玉的信兒嗎？你瞧炕上的東西罷。』一面鳳姐就把林之孝家的進來回的話，細細告訴了鴛鴦。鴛鴦道：『老太太很惦記呢！夜兒三更時分，睡夢裡醒來，還說寶玉回來了，聽見在院子裡說話，叫我起來開門。我說是老祖宗的心記，寶玉要回家，也不是這時候進來的。聽著院子裡靜悄悄，並沒有人，老太太還說我躲懶，立刻叫起上夜的老婆子來，到底開門出去瞧了一回。何曾有什麼影響呢？這會兒又叫我來打聽有什麼信兒沒有？我看這些東西，可是叫老太太瞧見不得呢！』鳳姐道：『東西自然我們藏起來，那寶玉現在這個地方，總得去回一聲兒。

知道有了下落，便容易找了，也好哄著老太太暫且安一安心。

太太看怎麼著？」王夫人歎道：「你們自去酌量回老太太罷哩。」李紈、鳳姐又安慰了王夫人一番，便和鴛鴦來到賈母處，委婉回明寶玉已有消息，現在大荒山，要學道修行的話。賈母道：

「這個孩子，為什麼這樣糊塗？好沒志氣，才娶了媳婦、中了舉，就起這種念頭，快叫去打聽，大荒山離這裡多遠？趕忙打發人去接了他回來。」鳳姐只得應了一聲「是」。回到屋裡叫人去請賈璉回來商議，李紈自在賈母處陪著說話。

且說寶釵自從寶玉出門後，終日與襲人傷心流淚。襲人心裡不過胡猜亂想，盼望寶玉回來。惟有寶釵，早猜透寶玉心事，懷憂更切。不但不肯向別人告訴，就在襲人面前，也未曾吐露出來。這一日，在自己屋裡落了一回淚，見鴛鴦端茶進來，便把淚痕拭淨。喝過了茶，因有事要往王夫人處，帶了鴛鴦出門。

才走至穿堂，想起一句話來，叫鴛鴦道：「你到璉二奶奶屋裡去瞧一瞧，倘璉兒還在那裡，叫他到我屋裡等著，還有話問他呢。」鴛鴦答應著，自往鳳姐處去了。

這裡，寶釵才走了幾步，只見傻大姐從王夫人後院角門出來，一隻手拿了兩枝絨花，一隻手拿了股髻發，扭著脖子，只顧瞧著，嘴裡咕唧道：「這要他做什麼？怎像寶二爺鉸下的頭髮，烏漆黑又長又亮，可惜他做了和尚了。」傻大姐一句話，已被寶釵聽見。不知寶釵聽了傻大姐的話怎樣光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